

从书林听风

图书出版这半年

张稚丹

日月如梭，转眼已进入2014年7月。回首上半年，发现图书出版这半年有些现象很有趣，表面看似一切如常，波平如镜，之下却不断有新事物暗暗推动。

畅销书迁移有惰性

从开卷公司2014年5月的数据来看，虚构类畅销书呈惯性轨迹运动，其排名为：《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所有人心动的故事》(张嘉佳)、《追风筝的人》(卡勒德·胡赛尼)、《纸牌屋》(迈克尔·道布斯)、《大清帝国》(王跃文)、《霍乱时期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狼图腾》(姜戎)、《龙族III：黑月之潮(下)》(江南)、《陆犯焉识》(严歌苓)、《偷影子的人》(马克·里维)。跟前几个月相比，变动很小。

究其原因，马尔克斯以奇幻、浪漫笔触铸造的佳作，体现出经典的持久魅力。张嘉佳的书籍说半年狂销200万，为我们演示了一罐真诚美好的心灵鸡汤可以好喝到什么程度。《大清帝国》大概有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的助力，《陆犯焉识》畅销则部分归功于张艺谋电影《归来》的拉动，江南的作品则表现了一个网络文学作者对读者兴趣的把握力。

当当网打破自己“不做出版”的承诺，与作家蒋一谈签约，推出售价为0.99至2.99元的单篇电子书；又尝试和作家进行“深度”合作，与郑渊洁共同策划家庭教育丛书，去年末悄然推出的《皮皮鲁送你100条命——儿童安全百科》、《郑渊洁亲子美绘本》等图书，就是双方的合作成果，销售总额赫然超过千万元。而豆瓣阅读更是早就成为原创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也推自有品牌电子书。

今年3月，知名电商京东集团旗下的京东图书频道高调宣布将推出自有品牌“京东出版”系列图书，说是用京东自身的数据积累和用户消费习惯来进行分析，打造符合京东读者需求的优质图书作品。首批图书就有广受关注的《大卫·贝克汉姆》，在引进贝克汉姆自传过程中，“京东出版”团队包揽了从版权谈判到内容翻译制作到后期编辑校对等一系列原本由出版社完成的工作……一时间，原本局限于销售一隅的国内多家电商和数字出版平台开始策划图书并担负营销、发行的责任，与出版社的“合作”仅剩申领书号这一目的，显露出取代出版商的野心。

而传统出版社也开始警惕、适应和反击：或是自壮胆气，反省自己手里独特的底牌；或是加高壁垒，做专业系列；或是打入敌后，自己也开始数字出版。

4G牵动阅读“移动”

赵乾海

去年12月4日，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发布4G牌照，4G移动阅读来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信息中心陈奎良撰文指出：移动阅读将日趋成为民众阅读和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移动阅读产业的发展迎来了新机遇。

移动阅读早已介入我们的生活，呈现出阅读时间碎片化、阅读终端多元化和阅读内容丰富化的特点，利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看新闻、读小说、追韩剧的人比比皆是。到2013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5亿，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50.1%。纸媒、电视、图书出版也都看中了这个市场，致力于开发客户端，希望能分享这块巨大的蛋糕。

4G，意味着更加高速的数据传播，相当于3G网络的5到10倍，那些受制于流量的应用，如云存储服务、移动电商、Web App、手机游戏、视频分享、大型文献APP、图片等，都将迎来二次进化。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对内容阅读平台进行布局，建立各自的移动阅读基地；多家网络文学网站以优秀作品网络首发模式吸引着移动用户；内容提供商纷纷推出阅读云服务，使用户可用同一账户在多终端、不同平台、移动网与互联网之间无缝切换。读者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或其他新生的社交媒体平台，与读者分享阅读感受。

随着4G技术的成熟应用，移动阅读将成为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主流阅读方式。为满足网民对于信息完整性、准确性的深度的需求，国内外正在研究图书馆的移动阅读服务。图书馆有可能被装进口袋，这将是何等让人难以想象而又欣欣的未来！

“纸上世界杯”为何昙花一现？

书业“世界杯”，使我们不禁联想起十来年前，中东战争一爆发，出版界闻风而动，瞄准战争枭雄与热点人物萨达姆·侯赛因竞相出书，结果有的书尚未与读者谋面，便进了废品收购站。

或许有出版商得出经验教训：应时图书要早。于是借助于高科技，集中精兵强将，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当年英国王妃戴安娜魂断巴黎半个月之后，北京书市已陆续出现有关戴妃的图书十几种，有的书从撰稿、编辑到推上市场，前后只用了一周，可谓“神速”。再如1997年底、1998年初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巨头索罗斯兴风作浪，《金融风暴》、《第二次冲击波》、《赚钱狂人索罗斯》等应时书次第出炉；在电影《泰坦尼克号》火爆银幕的同时，十几种“泰坦尼克号”图书迅速上市。然而，这些“神速”出版的图书依然未如出版者所愿，热点一过即随风而去，如昙花一现。

书籍乃文化积淀物，在读者的心目中，它还应具有文化传承、版本收藏以及研读价值，即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经济利益驱动，出版行业忽视自身的文化特性，不考虑长远社会效益，只把精力集中在制作应时图书上，不去潜心研究如何出精品图书，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泡沫”。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反对应时图书，就像应时之新作《性情总统克林顿》的编译者林芳建先生所言：“图书写作和图书出版者，应时刻葆有那份珍贵的文化理念。”否则的话，盲目赶潮推出“快餐图书”，导致积压不说，其消极影响更令人担忧。

中国是最年轻的文明古国？

寒小风

单纯以考古成果决定各国文明的源头，《辞海》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中确定公元前841年为中国正史纪年之始，而翦伯赞1961年所编《中外历史年表》以公元前2297年尧帝即位为中华文明之始，迄今亦不过4000余年耳，皆少于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希腊爱琴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真的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年轻的吗？

早在1972年，钱钟书先生就指出，对中华文明源头的考查限制在《竹书记年》确定的“共和元年”不可取，应依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重新编制《中华史表》。栾贵明、田奕等社科研究人员，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以“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为技术平台，参考《帝王世纪》、二十五史、《资治通鉴》、《明实录》及《历代纪元编》等可信古籍文献，经30多年搜集、研究、整理，编成《中华史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明确考得中国历史纪年当从距今6477年的燧人氏肇始，并与裴李岗文明(约8000年前)、仰韶文明、良渚文明、红山文明等大量无字或有字的考古资料互相印证，一驳中国商文明(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以前统统是“传说时代”的结论，确立华夏文明不止是上下五千年，而为实实在在的6500年，必将引发世人对中国文化悠久历史之再认识。

《中华史表》得益于钱钟书先生亲自倡导、构建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该工程以构成历史的四大核心元素——人、时、地、事为切入点，建成以人名库、日历库、地名库和作品库为主体的构架，将纷繁复杂的古籍文献史料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数据库，对之深度挖掘，将陆续生成《中国历史日历》、《中国人名大典》、《中国地名大典》和《万人集》等集大成的古籍整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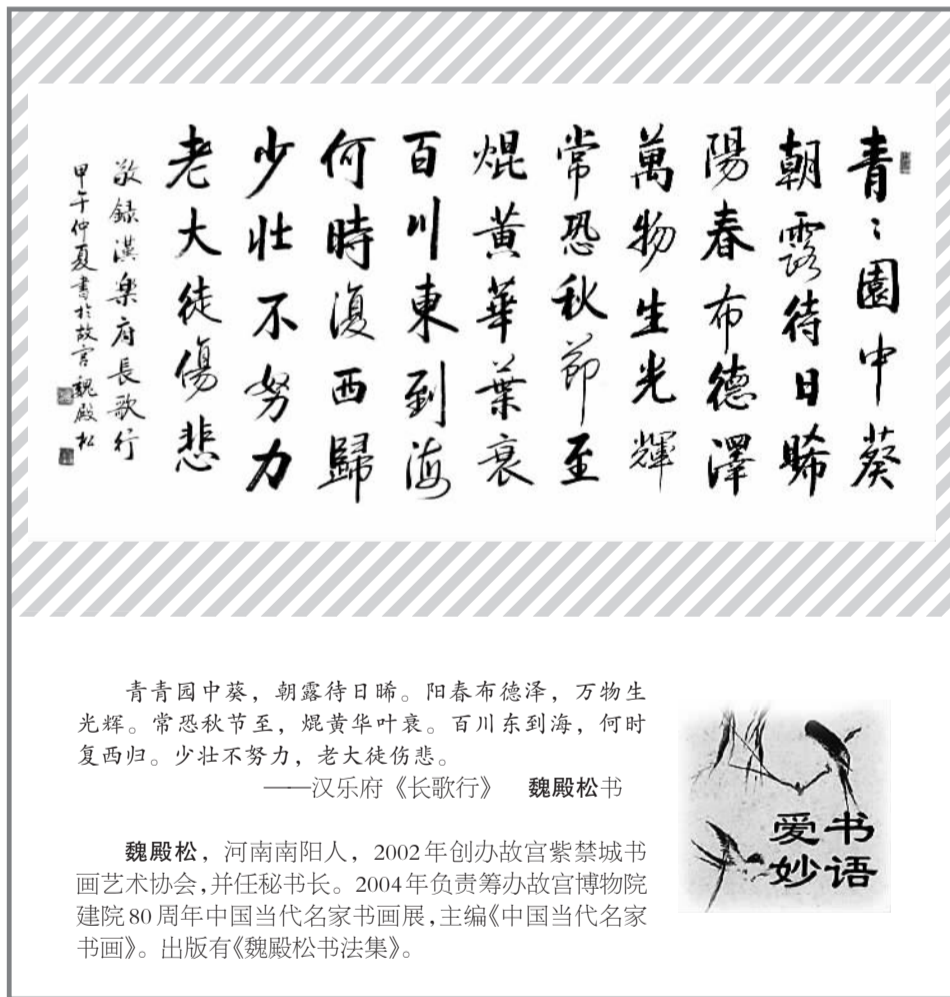
7月16日，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教育部关工委、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发行集团等主办的“全国‘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20周年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该活动创办于1994年，以书为载体，每年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时事热点确定一个主题，从1994年的“我是中国人”到2014年的“放飞梦想”，围绕主题编写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读本，组织中小学生学习、读好书、做好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在全国开展演讲、征文、读书竞赛等活动，优胜者到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中华魂”表彰会和夏令营。20年中近3亿青少年受益，已成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优秀品牌。(贾立钢)

中华魂主题教育二十年 社科首批年鉴鉴整队出发

学术年鉴，承载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使命。

截至今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推出首批年鉴(2013年度)10部。由社科出版社出版的这批年鉴拥有统一的封面、LOGO、开本和体例，文史哲学类包括《中国哲学年鉴》《中国文学年鉴》《中国宗教年鉴》等，全面梳理了一级学科年度内发展及前沿研究状况；经济类年鉴如《中国经济学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世界经济年鉴》等，还另列权威的重要数据栏目，真实反映社会经济与民生状况，对政府部门判断经济发展状况与制定政策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过去社科院不少研究所断断续续地出版过自己学科的年鉴，有的已有30多年历史，但总体看体例不一、数量不多、水平不齐，与其学术地位不匹配。此次在国家创新工程的支持下，重新确立标准，力争让年鉴兼具学术价值，又具实用性，用高质量创出国际年鉴品牌，增强中国学术话语权。(孙茜)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魏殿松书

魏殿松，河南南阳人，2002年创办故宫紫禁城书画艺术协会，并任秘书长。2004年负责筹办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主编《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出版有《魏殿松书法集》。



宋代的休闲服

好书一页

各朝各代都有休闲服，可是翻遍中国服装史，最优雅最舒适而又最具中国文化特质的，要数宋代的背心。

最常见的宋代背心款式，是以直领对襟为主，衣长不等，前襟不施袷纽，袖子可宽可窄；衣服两侧开衩，或从衣襟下摆至腰部，或从腋下一直开到底，还有根本不开衩的款式。

在同一个时代，背心被男女老少不分尊卑贵贱地喜爱，实在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在题为《瑶台步月图》的画作中，穿着背心的女子尽显文静优雅；河南禹州市白沙宋墓出土壁画上，女伎穿着背心；山西晋祠泥塑中，也有穿背心的侍女。女子穿休闲服，在很多场合都被视作正常。

宋代的男人穿背心，则多是在家休息时。那种不系袷纽、可肥可瘦可长可短的直接身款式，真是再休闲不过了。在一幅据传是宋徽宗赵佶自画像的《调琴图》



(一为《听琴图》)中，皇帝本人也是穿着一件深色衣料的背心。既然一国之主闲居时都着背心，可见其舒适度和休闲代表性。

背心的广泛穿着，与宋代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从造型上看，这种衣服的轮廓直直的，没有曲线，与袒领、阔襟、轻纱单体的华美张扬的唐服相比，含蓄内敛，有一种禁欲倾向。这种着装心理紧扣宋代的社会思潮——强调严格的人伦秩序，如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之间的绝对尊卑和从属关系，个体的欲望表面上被禁灭，实际上通过一种内化的手段，探索更为深邃的精神空间。

——摘自著名文化学家华梅所著《中国文化·服饰》。该书为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文化系列之一，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同时推出。该书文字轻盈，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中国自古至今的服装演变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服饰观念与着装现象，并由服装的浅表样式深入到文化思想的肌理。

左图为直领对襟窄袖背心的宋代女性。

神州